

## H 流金岁月 陈凤杰

## 沙鱼塘地名往事



昌江海尾镇沙鱼塘社区近年成为网红打卡地。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

近年来，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沙鱼塘社区（俗称沙鱼塘），这个昔日寂静的小渔村变得越来越热闹。各地游人络绎不绝，欢声笑语。每逢周末或节假日，更是停车位“一位难求”，生日派对、“落日集市”“落日音乐节”“蘑菇屋婚庆”等层出不穷，沙滩飙车、海上飞艇、空中滑翔等更显刺激。日落了，月出时，海滩上又是另外一番夜生活景象：有人以沙滩为床，仰望星空，寻找那颗星，彻夜不眠；有人以涛为歌，在“涛声依旧”中“重复昨天的故事”。从最早的12户人家到网红打卡地，当地人用百年时光续写光阴的故事。而沙鱼塘一地双名的故事，更是耐人寻味。

沙鱼塘，有人写成沙鱼塘。有人说沙鱼塘原名“鲨鱼塘”，因港口曾有鲨鱼繁衍生息而得名。其实，在清道光《琼州府志》和清光绪《昌化县志》中，均有“海尾港南五十里有沙鱼塘，遇南风大方可以泊舟。稍南曰棋子湾不可泊。沙鱼塘南五十里，有小港，曰昌化港……”等文字。可见，沙鱼塘的名字由来已久，有志可证。

古汉语中，“塘”指堤岸，即用土石筑成的挡水结构，如海塘等。沙鱼是鲨鱼的别名，属于海洋中的大型鱼类，多见于古籍或地方性称呼。当地人说，过去沙鱼塘有一个奇观：每当台风即将来临时，会有三五成群的沙鱼在港湾附近翻滚。渔民一看到这个情景，就知道台风要来了，不再出海。有关资料记载，鲨鱼体内侧线系统（一种特殊的感官结构）能感知水中振动和气压变化。台风临近时，大气压力变化会引发水下声波振动，鲨鱼通过侧线系统感知变化，从而提前感知台风威胁。

春汛来了，风平浪静，碧波荡漾，沙鱼会沿着港湾翩翩起舞，村民们也兴高采烈地跳起来了，互相呼应，场面十分壮美。这里的渔民虽以捕鱼为生，但从不捕捉港内的沙鱼。渔民爱沙鱼，沙鱼佑渔民，沙鱼与人和谐相处，欢聚一“塘”。

不过，当地人更习惯称沙鱼塘为泗涎村。为什么叫泗涎呢？村里一位姓羊的老人曾经告诉笔者，她小时候，父亲告诉她，因为这里风光好，渔获丰，让外村的人都羡慕得流口水，所以取名“泗涎”。“泗涎”的儋州话读音是

dí yú n，与“笑然”两字谐音。由此还发生过一件趣事。有一个儋州渔民因海难被“泗涎”村民救起。他回到家乡后，对救命恩人念念不忘，于是请人代写信件，寄给恩人以表感谢。但是，写收信人地址时却犯了难。因为他只记得村名叫“泗涎”，至于字怎么写，全然不知道。代书人问：“你对这个村有什么印象吗？”他回答：“这个村旁是石港，出了港口便是渔场。海边有一口井，水很甜，村头有一座庙。村里还有条十字街。这个村的人很好很好！”

代书人想了想，这个村这么好，依照儋州话的读音和意思猜测，莫非叫“笑然”？他便将收件地址写成了“笑然村”。当信件到达海尾邮电所后，邮递员知道当地没有“笑然”村，但有一个泗涎村，便将这封信投到那里。后来，邮递员果然在泗涎村找到了收信人。这个故事成为一段佳话。其实，泗涎村这个村名，在该村百年古庙“神山庙”落成时就出现了。先人撰写的庙门楹联“峻岭飞升广德遍洲湖海远，泗涎座镇明王共仰天长”中就嵌有“泗涎”这个村名。

如果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沙鱼塘和泗涎这两个名字有什么关联吗？可以说，沙鱼塘是自然的真实写照，是上天的赐予，而泗涎则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表情，是先辈们正确选择和不断努力的结果。

据村里的老人说，当初，先辈们选择在村里定居时，仅有12户人家。村庄历经两次大火浩劫，全村茅屋化为灰烬。但是，在不屈不挠的村民的努力下，村庄毁了又重建。他们聚集在一起谋划村庄建设：以神山庙正对的港口为纵线（南北向）；以东有学校，西有水产组为横线（东西向）；以纵横交叉点为中心，建十字街。其他街道，依此左右排开。诸街房屋建造，以神山庙为中轴，房屋朝向对称，和睦相处，约定俗成。

后来，村里的房屋由茅房变成瓦房，又由瓦房变成楼房。村民第一次修建的瓦房，人称“海藻房”。当时，村民知道要改变生活现状，除了渔业，还要依海创收，而捞海藻便是一条创收途径。他们没日没夜地从海里捞海藻、晒海藻，晒干了再挑去卖。多少人晒黑了，消瘦了，都没有放弃。他们珍惜大自然的这份恩赐。当初，干海藻几分钱一斤，要建成一间瓦房要卖多少干海藻，要付出多少血和汗，可想而知。

后来，村里的街道由沙土道变成水泥道，由水泥道变成大理石道，路面整洁干净。街道有路灯，海边有高架灯，互相辉映，民宿广告灯更是别出心裁。这里像渔村里的城市，又像城市里的渔村，别具一格。

如今，这个一地两名的昔日小渔村荣获“全国文明村镇”称号。“踞在沙鱼塘宝地，泗涎村福泗涎人”，这句儋州山歌逸唱出当地人心声。  
同

## H 季候物语 吴建

## 蝉鸣夏未央

在时光的长河中漫步，不经意间，便与盛夏撞了个满怀。当那“知了……知了……”的叫声入耳，又是一年盛夏时节了。

我幼时居于乡下，屋后有一片槐树林。每逢盛夏，那里便是蝉的王国，蝉鸣是最动听的乐章。清晨起来，便听见第一声蝉鸣，快生的，像是试探。及至中午，那声音便汇成一片，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。有时，我和小伙伴们一起，拿着自制的捕蝉工具，穿梭在树林间，追逐着那一声声蝉鸣。

此外，我们还会搜集蝉蜕。蝉蜕是蝉在生长过程中脱下的外壳，据说有一定药用价值，攒多了可以卖给药材铺。蝉壳轻飘飘的，捏在手里几乎感觉不到重量，却有着精致的纹路。我常常想，这些空壳曾经包裹着怎样的生命？后来读书方知有一种蝉的幼虫在地下竟能生存17年之久，成虫出土后却只能活几十天。

城里的蝉少些，但每到盛夏仍能听到它们的叫声。只是城中的蝉鸣总显得孤单，这里一声，那里一声，不成阵势。前些年，我住在小区的六楼，窗外有一株法国梧桐。有一年夏天，一只蝉不知怎地飞了上来，停在树上叫了整整三天。到了第四天，蝉声戛然而止。我探头去看，只见那蝉仍挂在树枝上，却已经僵硬了。它小小的身躯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，脚却紧紧抓住树皮，仿佛还在坚持着什么。

蝉死后不久，夏天也很快过去了。秋风一起，梧桐叶开始泛黄，一片片飘落。那只死去的蝉不知何时消失了，或是被风吹走，或是被鸟儿啄食了。总之，它来过，叫过，又走了，没留下什么痕迹。

今年夏天，我又在新居听到蝉鸣。新房前是一条小河，河边长了许多高大的树木。每天清晨，阳光透过淡薄的云层，纷纷扬扬落在大地上，给万物披上一层金色的纱衣。此时的蝉，像是还未从睡梦中完全苏醒，只是偶尔发出一两声慵懒的鸣叫，声音清脆又短促，仿佛在轻轻打着哈欠，向世界宣告它的存在。随着太阳逐渐升高，气温也在不断攀升，蝉似乎被这炽热的阳光点燃了激情，开始放声歌唱。起初，只是三两只蝉的低吟浅唱，声音轻柔而婉转，像是在诉说着夏日的故事。不一会儿，更多蝉加入这场盛大的演唱会，它们的歌声交织在一起，共同奏响一首气势磅礴的交响曲，仿佛要将整个夏天的热情都释放出来。

夏日的午后，我常坐在窗前，听着



齐白石《芭蕉鸣蝉图》(局部)。资料图

蝉鸣发呆。那声音单调而重复，却有种奇特的韵律，听久了竟能催眠。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，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蝉声与光影交织在一起，构成夏日特有的氛围。在这样的时刻，时间仿佛被拉长了，一分一秒都变得清晰可感。

蝉鸣夏未央。夏日的蝉鸣，是光阴的刻度。它们叫得最响的时候，便是盛夏；声音渐弱，就离秋天不远了。待到蝉声完全消失，夏天正式宣告结束。年复一年，蝉用生命丈量着季节的更迭。它们的鸣叫声中，似乎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决绝，明知生命将尽，仍要唱到最后一刻。

窗外，蝉又在叫了。我放下笔，静静地听一会儿。这声音虽然有些嘈杂，却让我感到莫名安心。  
同

## H 如歌行板 周广玲

## 巷陌情深

我家坐落于一条狭窄的巷子里，巷子两侧的房屋好似被挤压着，只能肩并肩地伫立着。由青石板铺就的路面，透着丝丝凉意，从巷头一路蜿蜒伸展至巷尾，宛如一条柔顺蜿蜒的溪流。

春天来临，巷子里瞬间热闹起来。王奶奶端出大大的簸箕，开始晾晒萝卜干；陈叔叔把自行车倒置在地，正专注地摆弄着那条不太听话的链条。阳光如同融化了的蜜糖，将整个巷子涂抹得一片金灿灿，也将家家户户晾晒的棉被、衣物晒得蓬松又柔软。放学后，孩子们在巷子里穿梭追逐，弹珠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夏天的傍晚，巷子宛如一个盛满温水的澡盆，散发着慵懒闲适的气息。家家户户纷纷搬出竹椅板凳，在门口依次排开，就好像一艘艘小舟安静地停泊在夜色之中。外婆总喜欢坐在门口，轻轻摇着蒲扇，不紧不慢地讲述着过去的故事。陈叔叔将刚切开的西瓜递到众人手中。大家摇着蒲扇，一边吃西瓜，一边天南海北地闲聊着。巷子里弥漫着爽朗的笑声、蒲扇的轻摇声以及西瓜的清甜气息，这些声音和气味就像夏夜空气中浮动的音符，带来令人心旷神怡的凉意。

秋天悄然而至，巷口那棵老桂树尽情绽放。李婶子常常给我们端来热乎乎的酒酿圆子，圆润的糯米团子漂浮在上面，琥珀色的酒酿中点缀着金黄细小的糖桂花，香甜气息扑鼻而来。刘阿姨有时给我们送来她家新做的桂花糖，我们细细品尝着晶莹桂花的糖块。巷子里的日子如同糖块一般，沉浸在浓郁的甜香里，在舌尖上慢慢化开，一直甜到内心深处。

最让我难以忘怀的，是那个寒冷的冬夜。风雪猛烈敲打着窗户纸，发出呜呜的声响，巷子里所有的门窗都紧紧关闭着。突然，外婆焦急的声音打破了这份寂静：“糟了，腌菜缸要冻裂了！”那口盛满酸菜的粗陶大缸，突然出现了裂纹。听到外婆的求助声，小巷邻居们手忙脚乱地将那沉重的大缸往屋里挪。但是，大缸在门槛处便彻底裂开，琥珀色的酸菜和鲜紫色的辣椒碎倾泻而出，流淌在洁白的雪地上。大家七手八脚帮外婆收拾残局。随后，王奶奶给我们端来热腾腾的姜汤，李婶子又送来新腌好的菜。火苗在灶膛里噼啪跳动，映照在每个人忙碌又带着笑容的脸上。

因为旧城改造，那条巷子早已被推土机铲平，但记忆中的点点滴滴依然清晰如昨。巷子里的人间烟火气，像阳光一样，早已融入我的生命。  
同